

III



窺探 · 林淵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林淵
1986

「無黨無派」是政治用語，
在台灣現今係指非國民黨、非民進黨、非台聯黨……
的非政黨屬別、組織等；
這類政治人物不結社、不結盟，有自己的政治主張，
是非主流的、是獨特的，通常較為孤高自許。
藝術界有流派、有院派、有學閥、有學術、有理論，
唯獨沒有「無黨無派」，林淵不屑政治，不理黨派，夠酷吧！
「自己思想」是排他的、自我的、無師的，
有自己的想法，有自己的作為，世界上只有我自己，
別人無法駕馭，那是自信、自大、又自狂！

素描林淵

林淵是怎樣的一個人？他為何成為國內外知名的「素人」藝術家？他的真面目讓許多人跌破眼鏡又相當好奇。

林淵的穿著樸實，很有個性、很有鄉土味，若以現代用語來說，那就是「很台」！他工作時



林淵工作時上身穿著汗衫，腳上穿足袋（日本人的工作鞋）或塑膠拖鞋，外出時頭上戴著「打鳥帽（鴨舌帽）」，穿著襯衫，冬天時披上一條毛線圍巾，套上夾克。



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二樓的廊道，上面懸掛著用啤酒罐剪裁而成的「裝置藝術」。（攝影 | 鄧相揚 | 2009）

上身穿著汗衫，腳上穿「足袋」（日本人的工作鞋）或塑膠拖鞋，外出時頭上戴著「打鳥帽（鴨舌帽）」，穿著襯衫，冬天時披上一條毛線圍巾，套上夾克，平時腰襟間掛著一大串鎖匙，拖著塑膠拖鞋，肩上掛著一只農藥袋^③，夠「台」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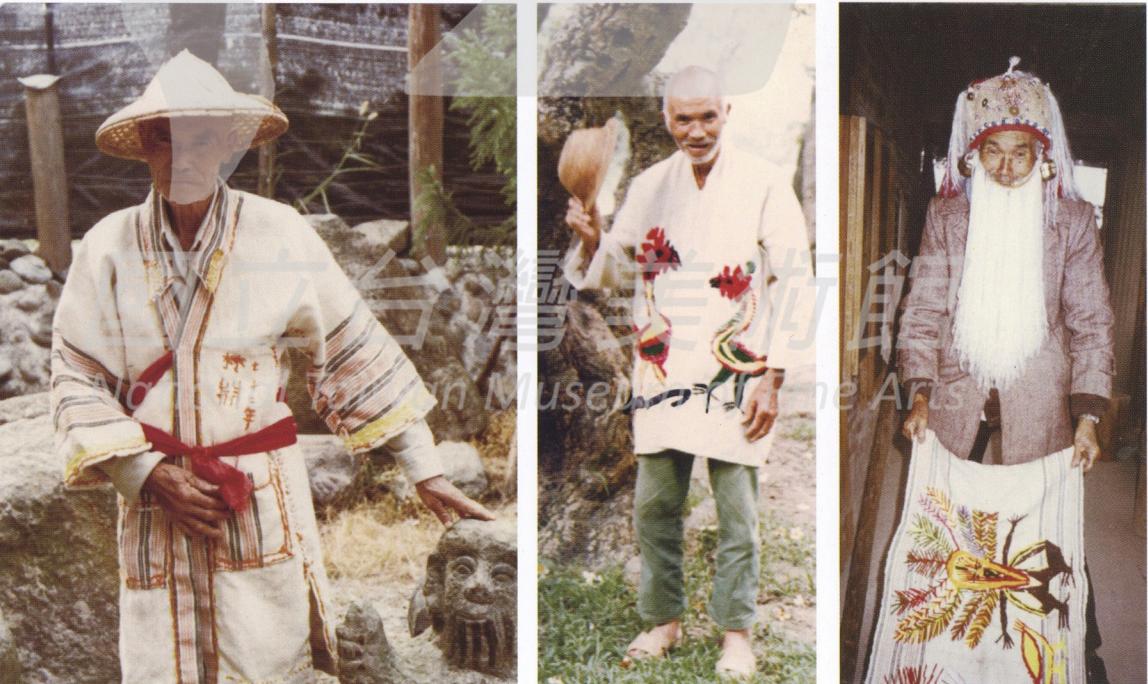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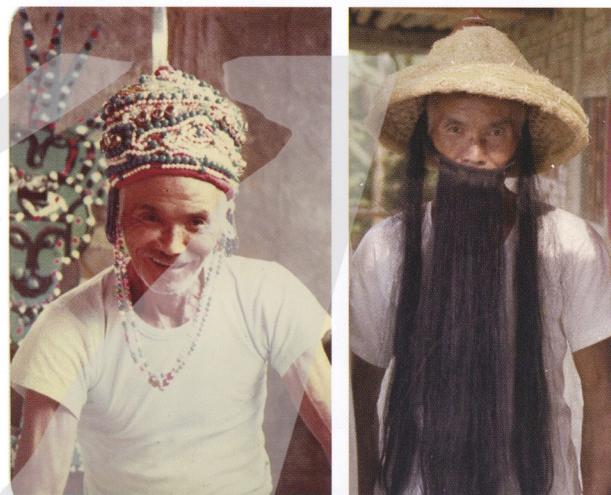
林淵腰襟間所掛的一串鎖匙其實有許多玄機，原來自從他成名以後，有人買了他的作品，收入也漸增多，但他平常不隨便花錢，對錢財「打二十四個結」。他喜歡獨自住在工作室裡，屋裡堆放了許多作品又藏有錢財，他擔心被偷，所以把所有的房間、櫃子等上鎖，正門甚至於鎖上三道鎖，他就必需管理這麼多的鎖匙，所以他說繫在腰襟是最方便了。其實林淵的錢財並沒有藏在屋內，他有一處祕密金庫——樹林，在他工作室前方有幾棵大樹，林間豎起一只他購自日本的「鯉魚旗」，平時迎風飄揚，美觀絕倫，他又在旗邊豎起幾條鐵絲，引到二樓的廊道，上面懸掛著他用啤酒罐剪裁而成的「裝置藝術」，他的祕密金庫就藏在其間，

而襪子就是他的現金袋，外面再包上塑膠袋防潮，夠聰明吧！

林淵是個農人，養成了早睡早起的規律生活，他雖是個戲迷，早期因為生活並不寬裕，也沒有看電視的嗜好，通常晚上很早就寢，成名以後，仍然維持這種生活方式，他通常清晨大約三點多就起床開始刻石刻，敲鑿的聲音與雞的叫啼聲，相互起落，若是冬天時，天氣較為寒冷，他就窩在棉被裡忙著刺繡。

林淵看起來堅毅木訥、硬瘦蒼挺，表面上很古意、不會排斥人家，遇到能夠對話的人，就會喋喋不休地說起話來；他最喜歡和外人聊他的作品，總是一面工作、一面介紹他所雕刻的故事。若有熟識的人來訪，要求和他合照，也不會拒絕，甚至還會穿戴他那一套「盛裝」，和

訪客合影留念。林淵的「盛裝」有頭冠、假鬍鬚、服裝等；頭冠是用菜瓜布（乾燥的絲瓜纖維）以毛線縫製，假鬍鬚則是用不同顏色的毛線編綴而成，衣服則採用「番仔布」為布料加以縫製，並用粗毛線刺繡圖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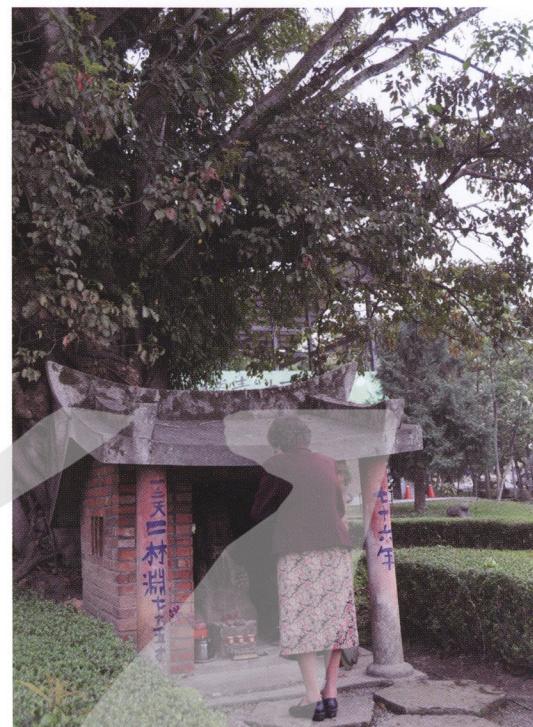
林淵的「盛裝」有頭冠、假鬍鬚、用粗毛線在「番仔布」上刺繡圖案的衣服等。（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）

牛耳藝術公園林淵美術館前方，有一株樹齡近千年的「連理神木」，為茄苳樹、雀榕相互寄生盤繞為一體、枝葉茂盛，頗為壯觀，係黃炳松自國姓鄉北港村移植過來。神木移植後，林淵告訴黃炳松說，神木下應該有一座土地公廟，公園才能鴻圖大展，於是林淵親手蓋了一間土地公廟，雕了一尊石刻的土地公神像供人膜拜，還用油漆在土地公廟前的門聯上寫著「一三天，二林淵。」夠自大吧！

林淵在作品中，有時會刻（繪）上「天才林淵」四字，他認為自己是個天才，但天才不能自己講，他也不會自己講自己是個天才，不過刻在石刻或寫在畫上的簽名，那就另當別論了。



林淵不僅親手蓋了土地公廟，還雕了一尊石刻的土地公神像供人膜拜。（攝影 | 鄧相揚 | 2009）



在牛耳藝術公園中的一棵茄苳樹下，林淵親手蓋了一間土地公廟。
(攝影 | 鄧相揚 | 2009)

他有時會在石像上或所繪的畫上寫下「小人林淵」，例如在他工作室二樓正廳的門楣上，就懸掛「林淵石彫，小人鄉土民俗故事，民國六十六年造」的牌匾，這又說明了他故意謙虛的一面。至於是「天才林淵」、或是「小人林



林淵在作品中，有時會刻（繪）上「天才林淵」四字。（圖片提供 | 鄧相揚）

淵」的簽名，通常在作品完成時才簽上去的，想必是他對自己作品的滿意度，或是作品的最後佈局時，才決定用哪一種的簽名。

林淵出生於一九一三年（大正2年），所以他剛開始刻石頭時，作品上都刻「大正2年」，後來



林淵在作品中，有時會刻（繪）上「小人林淵」。（圖片提供 | 鄧相揚）



工作室二樓正廳門楣上的林淵自刻「林淵石彫，小人鄉土民俗故事，民國六十六年造」的牌匾。（攝影 | 鄧相揚 | 2009）

和外界交流多了，受到影響，銘刻的年代有時用西元、有時用民國^④、但使用最多的是他的歲數，而「歲」都寫成「才」的日文漢字。有時年代會記錯了，例如林淵在成名之初，一九八〇年（民國六十九年）黃炳松曾經帶他到東北亞、東南亞等地旅遊，他七十三歲時，要孫子把這段記憶寫在不鏽鋼的薄板上，他再用鐵釘敲打成字，把這塊「記錄板」懸掛在工作室一樓的廊道牆面上，內文如下「六十六年石刻林淵、韓國、大阪、東京、北海道、大琉球、香港、泰國、檳城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。半人大，花蓮林聰惠贈大理石，四千，許禮憲贈大理石，七十三才。」前文係記錄他曾經去過的國家或地

方，後文大概在感念花蓮的林聰惠、許禮憲贈送大理石給他。而「六十六年石刻林淵」係他在一九七七年（民國六十六年）開始刻石，這一年他倒記得相當清楚。

林淵在工作室一樓正門的牆面上掛著三塊木板，分別寫著「人在世」、「天下事無人有，看不完，懂不了」、「天下地理懂一半，要石頭，才來看」，這也是林淵要孫子幫他寫上的，意思是說林淵工作室裡的作品是全天下絕無僅有，可以讓您看不完，即使你全看了，也懂不了那麼多；而林淵自誇天下的地理他懂一半，但要買石頭（刻）的人才進到裡面來看，假若你沒錢買石頭，林淵真的懶得理你！



林淵在工作室一樓正門的牆面上掛著三塊木板，分別寫著「人在世」、「天下事無人有，看不完，懂不了」、「天下地理懂一半，要石頭，才來看」。
(攝影 | 鄭相揚 | 2009)



林淵很愛他的妻子陳秋梅，因為他家境貧窮，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才能娶到妻子，但是妻子在清苦的日子裡，不但為他生下五子三女，還長年侍奉年邁的公公，及協助照顧智障的小叔（林淵唯一的弟弟林二）。後來，妻子又因患肺病早逝，因此林淵很過意不去，直說妻子從來沒有享受過好日子！

林淵說妻子過世前，曾經對他說來世要再嫁給他當妻子，所以林淵一直沒有再續弦，成名



林淵準備晚上與妻子相會而著的自製番仔衣。
(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)

林淵的寓性於情 文 / 鄭善禧

一九八九年，我在台北土城瓷揚窯林振龍處畫瓷，林淵也畫瓷，他很喜歡說話，一邊畫一邊講故事。他曾畫兩隻大鵝交配，公鵝踏在母鵝背上，母鵝仰首嘎叫，他邊畫邊說，那母鵝是喊叫「Am達!Am達！」閩南語意謂「不值得！」可以看出此畫意在為他年輕早逝的太太申訴。她一生事奉公公、照顧小叔、養八個孩子，而無所享受，撒手以逝，是有其深意在。



林淵 | 伉儷情深——自刻夫妻像 | 木雕（樟木）| 牛耳藝術公園藏（攝影 | 鄭相揚 | 2009）

以後，獨自住在工作室的新屋中，自己釘了一個衣櫃放在臥室裡，衣櫃裡掛了兩件衣服，一件是他自己用「番仔布」縫製，再用毛線刺繡上圖案的衣服，也就是他常向人炫耀的那套盛裝的上衣；另外一件是女性的外套，是林淵在埔里街上買的新衣，林淵說：「晚上妻子會回來相會，這件新衣是準備給妻子穿的，我自己穿那『番仔衣』。」林淵對妻子真的很痴情。

一九八六年（民國七十五年）夏季的一個下午，筆者有位陳姓的朋友來訪，當時她尚未結婚，長得清秀美麗，筆者特別邀她到牛耳藝術公園去欣賞林淵的作品。當時林淵還在公園裡創作，他遠遠就向我們打招呼，走近了以後，林淵一直盯著陳小姐看，呈現了平常沒有出現過的「眼神」，直接說就是林淵被「電」到。隨後他拉筆者往一旁走去，輕聲細語地說：「丁廿！丁廿！^⑤ 請問那小姐姓啥？今年幾歲？」對他的態度筆者一時摸不到頭緒，就隨便回答說：「她姓陳，今年二十八歲。」林淵就很認真的自己用手指屈指計算，然後很興奮地說：「那就對了！我的亡妻姓陳，今年剛好逝去二十八年，她過世之前，曾說會轉世再嫁給我，那就對了，這位陳小姐是我亡妻轉世來的，丁廿！你幫我作媒，我不缺現金，現在最需要有人來幫我管理現金，還有幫我賣石雕；至於你作成媒人之後，我會包一包特大的紅包給你，另外再送幾個石刻。」

林淵真的是思念亡妻想昏了頭，其實那位陳小姐雖然未婚，年齡已三十出頭，在某學校當職員；筆者為了尊重陳小姐，才信口開河說她二十八歲，卻正好符合林淵認為亡妻轉世的幻覺與企圖。之後近一個月時間，林淵時常到筆者的家中，直說當媒人的去說媒了沒有？筆者無法自圓其說，後來他自己主動去探聽陳小姐的住處，還一早去敲門送他的畫作給她，這件事後來就不了了之了。

林淵當然深愛他的妻子，他中年喪偶，家中清寒，又有五男三女需要撫養，當然不敢有非分之想。自從一九七七年（民國六十六年）開始刻石頭以後，從黃炳松處獲得不少收入；自己又另外販售了不少作品、收入漸豐，加上逐漸步入老年，難免感覺孤單寂寞，他自嘆「老人身邊欠個某」，因而有續弦的打算，例如他就曾經央請給他寫《林淵傳奇》的作者林今開替他作媒。

一九八七年八月十六日，林今開寫著與林淵的對話說：「你的屋子好寬大，下回我來埔里住在你這裡好嗎？」林淵說：「好是好，不過有個條件，你先替我找個老婆，才有人替我燒飯，也才好接待先生。」

又有一段林今開如此寫著：「你想去美國玩一玩？」林淵回答說：「誰不想去？還是那個老問題，你得先替我找個老婆，一路上照應我，也照照相，才有意思！還不趕快替我作媒，儘是空口說白話，我早預備了個大紅包，等著我的大媒人拿出女人來。」「今晚我請你去埔里茶店仔（查某間），找個臨時的好嗎？」「臨時的，我才不要，我要的是天長地久……。」^⑥

牛耳藝術公園是為收藏林淵作品而成立的，公園落成時，慕名而來的遊客絡繹不絕。一位布農族的婦女在公園裡擔任清潔工作，她年約五十歲左右，有點黑、有點胖，是典型的布農族婦女，林淵和她邂逅以後，精神十足，每天午休時間不再打盹，而是和她共進午餐，同時也多次邀她到林淵的工作室去作客。後來，林

淵開出條件，希望兩人能夠「逗陣」，所謂的「條件」就是每月給她固定的薪水，她要幫忙洗衣煮飯、接待訪客，還有幫林淵賣石頭。這件事情曾經引起兒媳們的緊張，大家擔心阿爸的身體擔當不起，沒多久，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林淵很念親情，他為了紀念父親、母親，自己雕刻了兩尊石像，放在正廳的供桌上。另外他的弟弟林二因為智障，沒有結婚生子，林淵就將五子登錄戶口為他的承養子，又出錢為他的弟弟重修墳墓。



林淵模素藝術紀念館二樓正廳供桌上，供奉著林淵父母的石刻。（攝影 | 鄧相揚 | 2009）

林淵的最愛

林淵沒有什麼煙酒等特殊嗜好，這大概是生活一路困苦的關係，他唯一的嗜好是喜歡看歌仔戲和布袋戲；但是到埔里街上去看的話，不僅要花錢，更要浪費時間，他當然不捨。只有九月迎媽祖遶境時，庄內會請戲班來演戲，這是他最感興奮的時節，一來看戲免錢，二來是農暇時期，不必忙於工作，所以演戲時，他幾乎不曾缺席。林淵的記性很好，只要看過一次戲，就能牢記劇中人物和故事情節，而且還可以轉述給別人聽，讓聽他講故事的人也能有如



林淵的嗜好之一是看布袋戲。(攝影 | 李賢文 | 1973)

親臨其境。但看戲的機會畢竟不多，一年中只有幾次，這對喜愛歷史演義故事的林淵來說，當然不過癮；後來他的孩子買了一台小型收音機送給他，他高興的不得了，不僅工作時收聽，連睡覺時也放在枕邊收聽，若說枕邊細語是夫妻的情話，而林淵就像把收音機當做太太看待。林淵最愛聽歷史演義的節目，也牢記了故事情節，無論陳三五娘、樊梨花、劉伯溫、三國演義……等故事，他都瞭如指掌，這些故事豐富了林淵的莊稼人生活，也豐富了他的想像力。



廟會時的北管演出。(攝影 | 鄧澤揚 | 1960)



廟會時的布袋戲演出。(攝影 | 鄧澤揚 | 1960)



廟會時的野台戲是林淵的最愛，與獲取知識的管道之一。(攝影 | 鄧相揚)



廟會拜豬公是林淵創作的元素之一。(攝影 | 鄧相揚)

九月迎媽祖

現在一般人熟悉的是「三月肖媽祖」，但這其實是沿海地區的風俗，山區其實多半都是「九月迎媽祖」，特別是埔里地區，過去要花上一個月的時間來迎媽祖，由各庄輪流供奉。埔里的媽祖廟是在清朝同治年間，由平埔族頭目到鹿港舊祖宮分香而建立起來的，但是媽祖在埔里從海神變成了水神，「媽祖踏水路」也是埔里平埔族尋找水源的最特別方式。



埔里迎媽祖盛會。(攝影 | 鄧澤揚 | 1970)

林淵自小家境清寒，有一餐沒一餐的過日子，後來長大去幫別人工作時，最喜歡吃香噴噴的白米飯。當他家境改善以後，若要去山上工作時，就要媳婦給他準備大大的飯盒，裝上香噴噴的白米飯，和自家醃的醬筍，另外加一點鹹魚乾、菜脯之類的，他就很滿足了。直到後來到牛耳藝術公園去刻石頭時，這種「林淵便當」還是他的最愛，黃炳松夫人很擔心林淵的飲食，要員工幫林淵準備豐盛的午餐，但被林淵謝絕了，因為他吃不慣太多魚肉的飲食。

林淵為人幫傭大多是粗重的工作，而且工作長達八小時，通常他會在中午吃過便當後，躺在樹下陰涼處小憩片刻，這也成了他的習慣，到牛耳藝術公園去刻石頭時，黃炳松為他準備一間休息室，供他午休之用，但林淵還是睡不慣舒適的床，反而回到樹下去橫躺午休較為舒適。

林淵孩提時很羨慕有錢人家的小孩有「玻璃珠仔糖」可吃，那是一種有顏色的糖果，很像「玻璃珠」般的閃爍，上面還粘上砂糖，林淵當然買不起，當他看到別人在吃「玻璃珠仔糖」時會口水直流，這也是他從小的憾事與願望；



林淵午休時的樣子。(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)



黃炳松夫婦(右二者)與林淵。(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)

直到長大以後，若要去工作時，偶而會買幾顆「玻璃珠仔糖」來過過癮，也因此成了他的最愛。另外，他很喜歡喝養樂多，到牛耳藝術公園去刻石頭時，一天花一百元買「玻璃珠仔糖」和養樂多來解饑就成了最大的樂趣，林淵把這兩種解饑零食視為珍寶，當然也不會分送給他人品嚐。

林淵患感冒時，通常不到醫院去看病拿藥，他自己有祕方，那是跟上輩學習的草藥；若是祕方治不好，他會到藥房去買感冒液來喝，而且一喝就喝好幾瓶。

林淵的喜好或是習慣，都因家境清寒及自己克勤克儉所致，直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日，因患胃穿孔被送進醫院開刀，他最喜愛的「玻璃珠仔糖」、養樂多、感冒液才被醫師和家人強迫戒掉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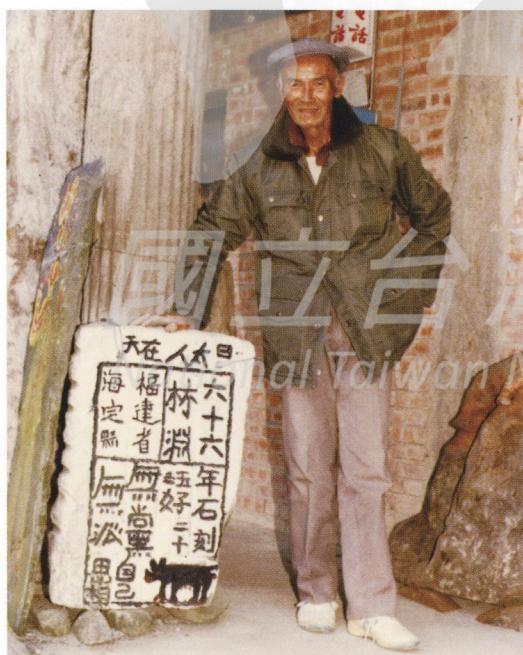
林淵喝養樂多的樣子。(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)

林淵的自畫像與銘刻

他的履歷，是自己用一塊大理石刻上「六十六年石刻，林淵，五子三女，福建省海定縣，無黨無派，自己思想」(下方畫一隻台灣山豬)，這塊石刻擺在他工作室的門前(現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)，相當顯眼又令人好奇。

一般人死後才會用石頭刻上「堂號、姓氏、名諱、年代、子孫世系」等，這當然是由子孫委請石匠所刻，但林淵在生前就自己銘刻在石碑上。

林淵是個「半文盲」，當然沒辦法寫出這麼繁縟的漢字，其實那是由林淵一面說，一面由他讀國中的孫子所寫的；但是石刻他最在行，他



林淵和他自刻的履歷。(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)

只要依照孫子所寫的字銘刻上去就好了。

石刻中的「六十六年」，不知道有什麼意義？不是民國六十六年銘刻、不是西元一九六六年，更不是六十六歲(他當年六十五歲)，很抽象的數字名詞吧！原來民國六十六年是他退出農耕，刻石自娛的那一年，也就是「林淵藝術創作元年」。

「五子三女」沒有問題，是他的血脈、他太太陳秋梅所生的兒女，他們所養育的五個兒子、三個女兒都已成家立業，千真萬確。

「福建省海定縣」不知在哪裡？中國有海定縣的地名，在江西、在浙江，唯獨福建省沒有海定縣。林淵的堂號是「金浦」，那在福建省漳浦縣，古稱「金浦」的地方；至於「海定縣」應是清朝時期漳州府轄下的「海澄縣」，因閩南語「定」與「澄」的發音雷同之故。

「無黨無派」是政治用語，在台灣現今係指非國民黨、非民進黨、非台聯黨……的非政黨屬別、組織等；這類政治人物不結社、不結盟，有自己的政治主張，是非主流的、是獨特的，通常較為孤高自許。藝術界有流派、有院派、有學閥、有學術、有理論，唯獨沒有「無黨無派」，林淵不屑政治，不理黨派，夠酷吧！

「自己思想」是排他的、自我的、無師的，有自己的想法，有自己的作為，世界上只有我自己，別人無法駕馭，那是自信、自大、又自狂！

石刻下方畫上那隻豬是黑色的，是山豬？是

家中曾經圈養的一頭台灣種黑豬？不知道，想必是林淵心中的一頭「報恩豬」^⑦吧！但林淵常說：「台灣山豬勿驚虎」，想必如此吧！正確地說明了台灣人的骨氣。

林淵自己所銘刻的履歷石碑夠嗰吧！更嗰的是他自己所描繪的〔自畫像〕，此張〔自畫像〕是六十七歲時所繪，考證起來好像不對，當年他尚未發跡、未被「伯樂」黃炳松發現，可能記錯年代？又或許可能是後來畫他六十七歲時的模樣？

林淵喜歡留光頭，因為光頭好剃又便宜，做起工作真方便，「打鳥帽」是他的頭冠，既保暖，又帥氣，是他外出時的裝扮頭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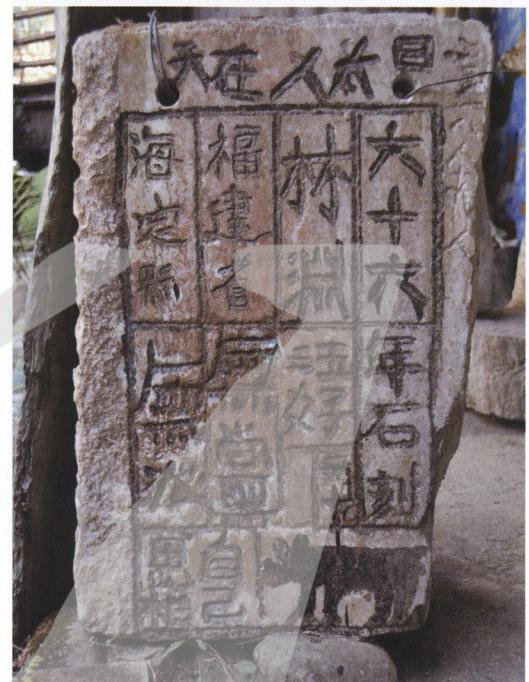
林淵有點「鬍鬚」，但他不蓄鬍，若不刮鬍子，想必看起來會像哲學家？像紳士？像教授？或是藝術家？但他把「鬍鬚」都畫上，看起來又有男人的氣概，他的名字叫「林淵」，夠「臭屁」吧！

〔自畫像〕中畫有「牲禮仔」，又稱「傢司」，是男人陽具的台灣俚語，林淵畫得很含蓄，他自嘲說：「我無某（妻子），這傢司有啥路用！」所以畫得小小的。

〔自畫像〕中把自己的胸部畫成扁平，看不到胸肉，其實是他曾經到埔里街上筆者開設的「向陽醫事X光檢驗所」照胸部X光後，發現自己的胸部內部都是排仔骨（肋骨）所致，林淵當時說：「那廿阿捏啦？」後來林淵的畫作就屢屢出現「透明人」，也就是內部透視圖。

林淵 | 自畫像 | 紙·簽字筆 (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)

至於自畫像中的右手提著一隻雞，是因為他很喜歡雞，因為這是給人「食補」的最好食材，也是給他妻子「作月內」時最佳的補品。



林淵自刻的履歷：「六十六年石刻，林淵，五子三女，福建省海定縣，無黨無派，自己思想」(下方畫一隻台灣山豬)，至今仍陳列於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正門的入口處。(攝影 | 鄧相揚)



林淵的打油詩與繪畫

一九八七年（民國七十六年），時年七十五歲的林淵，自己作了一首打油詩，當然他會說不會寫，還是由他一面自己說，一面由他讀國中的孫子用油漆寫在木板上。這首詩懸在他工作室二樓的廊道牆面，這說明了當年林淵的心聲，也描述他五歲喪母以後的終生勞苦，和中年喪妻、到老來時沒有妻子相伴的淒楚。自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刻石以來，已經有十年的時光，自認自己是個天才，但他很含蓄的說不好自己講；他的聲名已經揚名國際十餘國，又感嘆自己高齡七十五歲，似乎有時不我予的喟嘆傷感。其文如右所載：

本是南投魚池人，
家在共和中興巷，
五歲喪母命勞苦，
老來身邊欠個某，
六十六年刻石頭，
天才不好自己講，
名聲通海十幾國，
今年已經七十五。
七十六年
有人把林淵的畫稱作「塗鴉」，說他的繪畫行為與心境就像孩童般；也有人說林淵的畫線條粗細兼揉，用色膽大妄為，很像畢卡索的畫；正因為林淵的畫作，有許多不同的評價，所以說他的畫作具備了「素人」藝術的內涵和精神。
林淵在孩提時代，想必也畫過畫，如日治時代，他曾就讀兩個月的公學校，在學校的課堂裡塗塗鴉，應該也叫畫畫吧！



二樓外牆懸掛著林淵的打油詩。(攝影 | 鄧相揚 | 2009)

他被黃炳松和《埔里鄉情》雜誌的社務委員發現以後，和朱銘、梁奕熾、邱錫勳、埔里「眉之溪畫會」會友，在「向山山莊」茶敘時，看見大家在黃義永的簽名紀念簿上輕易地又畫又寫的，林淵也毫不猶豫地畫了一張〔大人背小孩〕的畫，這是林淵的第一張畫，除顯現了他的自信以外，並沒有引發他畫圖的動機。

大約一年半以後，林淵夥同黃炳松、林茂雄一行人，遠赴台南縣南鯤鯓拜訪素人畫家洪通，據說他原本只是想瞧瞧，被神靈附身才能畫畫的人到底長得什麼樣子，沒想到遭到洪通的冷眼對待，碰了一鼻子灰，受了一肚子氣，



林淵畫在鍋蓋上的創作。(林淵檔案紀念館藏，攝影 | 鄧相揚 | 2009)



林淵 | 鹿 | 木板 | 牛耳藝術公園藏 (攝影 | 鄧相揚 | 2009)



林淵就地取材，在粉紅色壁紙上創作。(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 | 1982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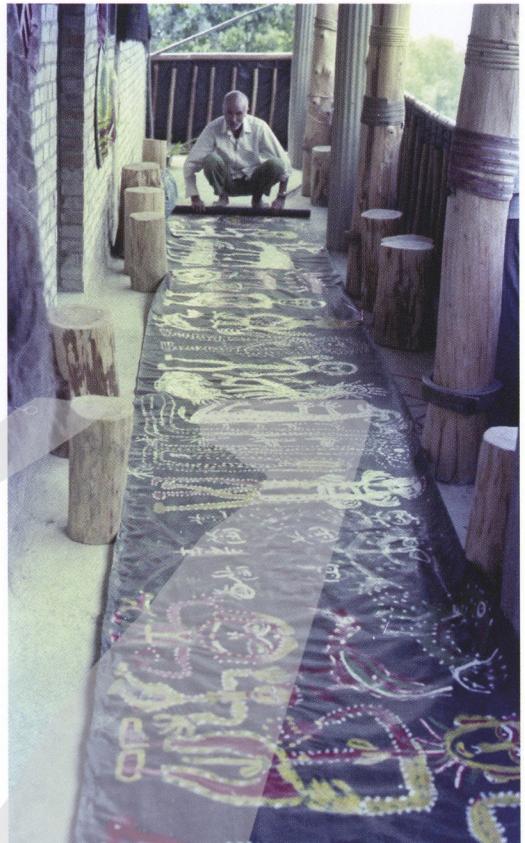
林淵 | 魚 | 木板 | 牛耳藝術公園藏 (攝影 | 鄧相揚 | 2009)

在回埔里途中，林淵很懊惱地說：「我們幾個都是結人，今天走遠路到這裡來看個憨憨人。」

「結結人」與「憨憨人」匆匆一瞥後，帶給林淵很大的衝擊，林淵回來以後，就開始作畫，他跟孫子借了彩色筆和簽字筆，在月曆紙的背面開始塗鴉，也在筆記本上畫畫，對於拿慣鐵鎚和鑿子的他，顯然這些紙張太小，乾脆把家裡的米篩、籬筐、門板、竹蓆、筒盤、破鍋底、石片，樣樣都拿來畫，後來也拿壁紙和鐵皮來作畫，題材也包羅萬象，有牛、羊、雞、魚、鹿、蛇、蟲、獅頭、絲瓜、茄子、辣椒、人物、神仙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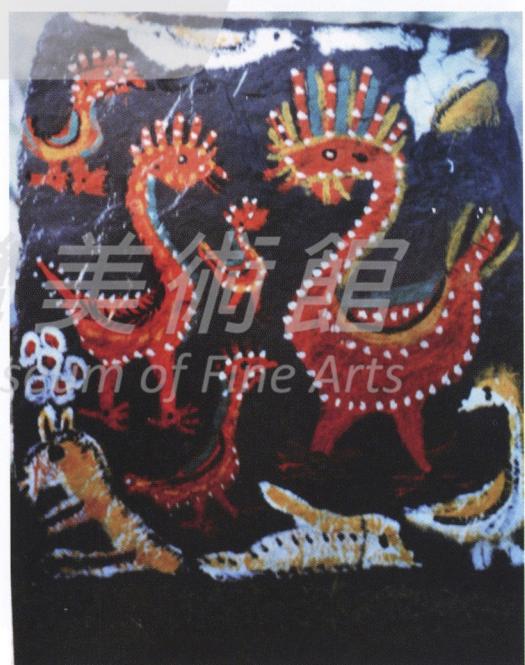
林淵在牆上繪畫。(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)



林淵和他的繪畫作品。(攝影 | 鄧相揚)



林淵喜愛在不同的材料上作畫，石片上也一樣精彩。(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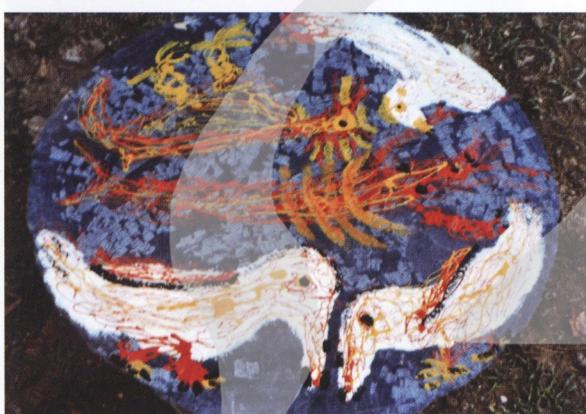
林淵在石片上的創作。(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)



林淵 | 人物 | 1989 | 石片・水泥漆 | 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(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)



林淵 | 人物 | 1989 | 石片・水泥漆 | 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(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9 | 石片・水泥漆 | 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(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9 | 石片・水泥漆 | 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(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9 | 石片・水泥漆 | 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(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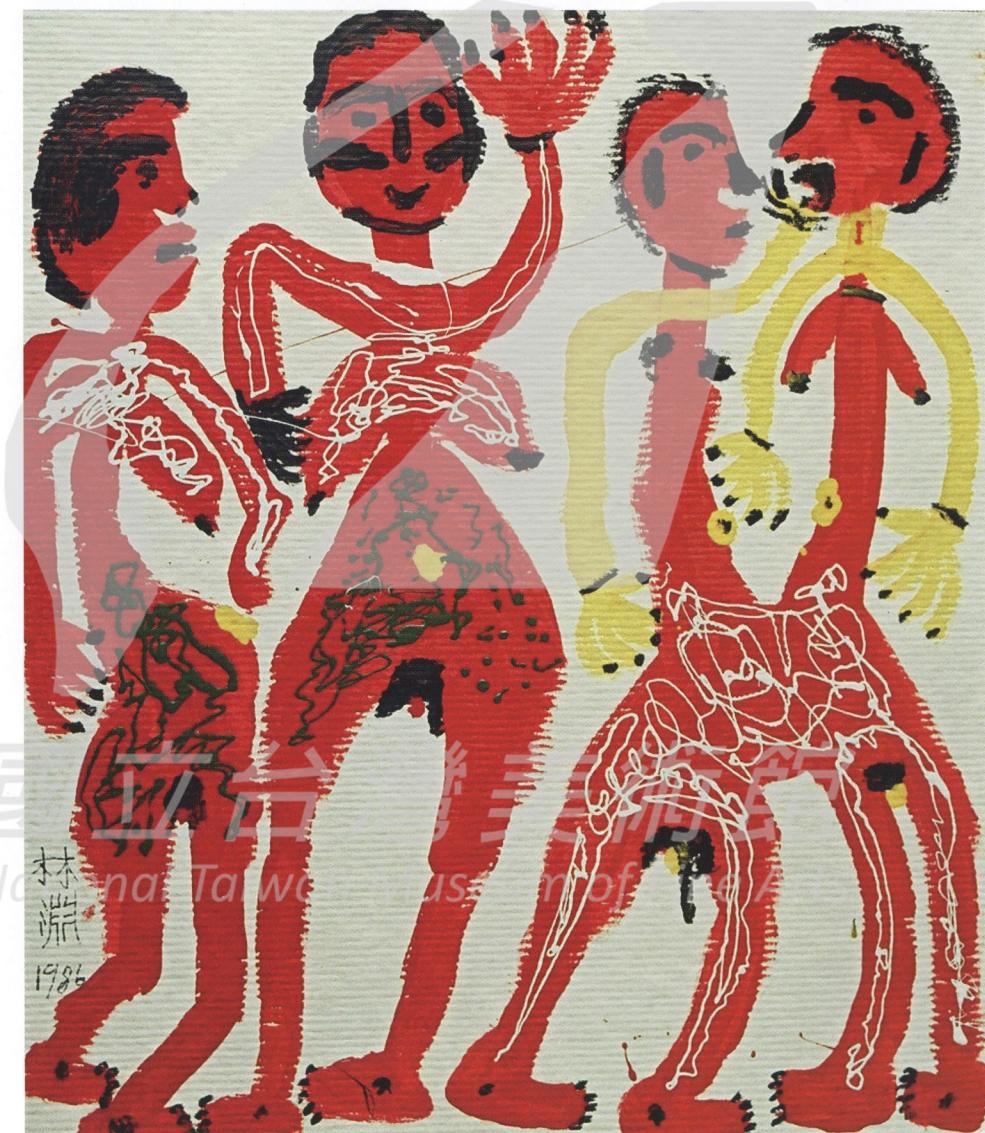


林淵 | 無題 | 1989 | 石片・水泥漆 | 林淵樸素藝術紀念館藏 (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)

林淵在作畫時，旁人相當好奇，問他在畫什麼？他說：「畫山畫水，畫神畫鬼，畫查某囝大腿。」這說明了林淵繪畫的題材包羅萬象。

林淵的繪畫創作沒有經過技巧訓練，是一種原創性、也是自發性的，有的是寫實的、有的是抽象的，他所畫的題材大都是生活周遭的事

物，和腦海中的傳奇故事及人間軼事，這些題材對林淵來說都是家常便飯，接著他開始畫起性畫來，他愈畫愈起勁，有動物交配的、昆蟲交尾的，粗獷、細膩的筆法夾雜相間，兼以用色大膽、原創趣味濃厚，引人入勝，充分表現他對性慾的渴望及發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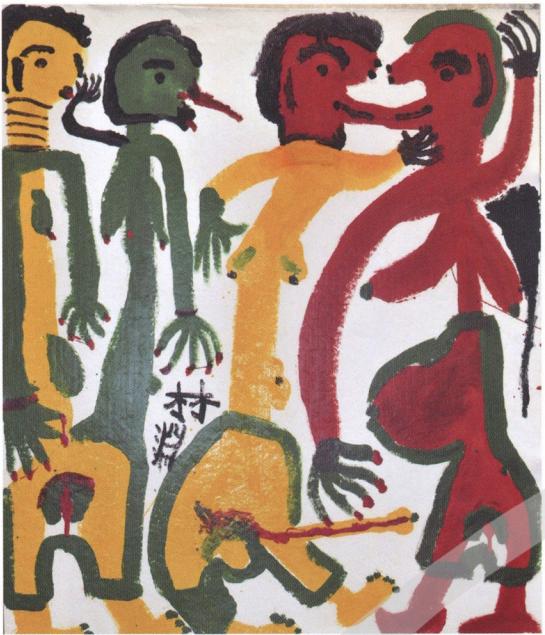
林淵 | 性畫 | 1986 | 紙漿纖維板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鄭相揚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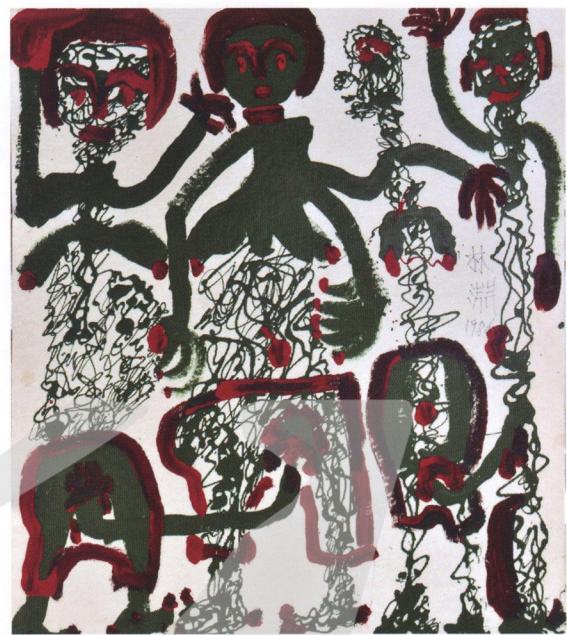
林淵 | 性畫 | 1986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性畫 | 1986 | 水彩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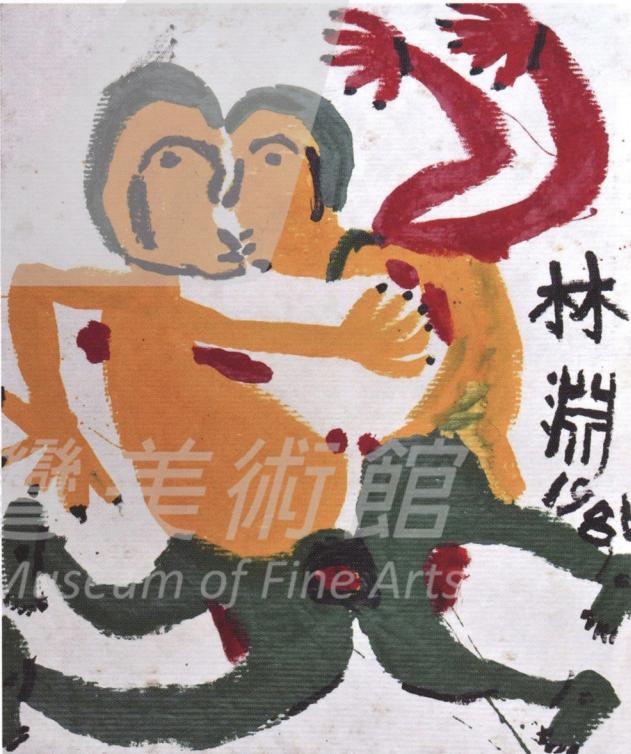
林淵 | 性畫 | 1986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性畫 | 1986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性畫 | 1986 | 水彩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性畫 | 1986 | 水彩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性畫 | 1986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性畫 | 1986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林淵的繪畫創作沒有經過技巧訓練，是一種原創性、也是自發性的，其中包括性畫，有動物交配的、昆蟲交尾的，粗獷、細膩的筆法夾雜相間，兼以用色大膽、原創趣味濃厚，引人入勝，充分表現他對性慾的渴望及發洩。



林淵 | 性畫 | 1986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性畫 | 1989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性畫 | 1986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性畫 | 1988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林淵 | 性畫 | 1988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性畫 | 1988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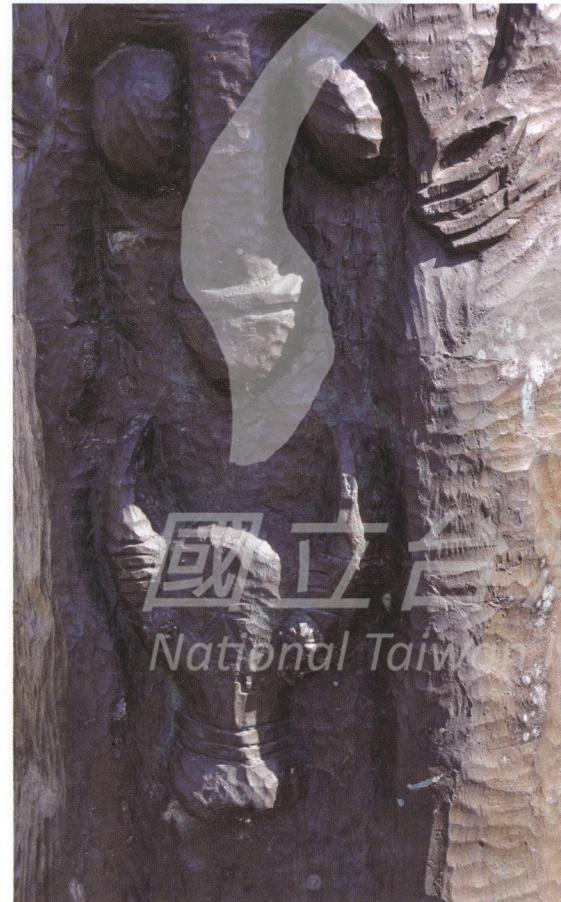


林淵 | 性畫 | 1986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林淵之所以會畫性畫，許多人相當好奇，有人以為林淵因為思念亡妻，又因長期的性壓抑，所以以性畫的誇張來獲取慰藉。

林淵作畫時不需要工作桌，他大部分的畫作，都是蹲在地上畫的，作畫前通常先掃地，再把工具擺在地上就直接作畫了。林淵所使用的顏料，剛開始用彩色筆及簽字筆，他畫得不暢快，索性拿取油漆，用漆刷、漆筆直接作畫，但作畫時油漆筆常常乾涸，所以他改用水泥漆為顏料，採用的顏料都極為鮮豔，他幾乎

都只使用顏料的原色，且以紅、藍、綠、黃、黑色居多，這大概是我不善於調色的技法，所以直接以原色來畫，而他使用的漆刷也僅二、三枝，漆刷用過顏料後，不經洗筆手續就直接再沾上另一色的顏料，繼續作畫。林淵作畫時不需打草稿，落筆相當果決，一點也不含糊，他不僅用漆刷直接漆上，有時心血來潮，還會拿著滿是漆料的刷子，直接用淋的方式作畫，所以所畫出來的圖，就呈現特殊的效果。



左、右二圖皆是林淵對性的直接刻劃，取自《一樣米養百種人》木雕作品局部。(攝影 | 鄭相揚 | 200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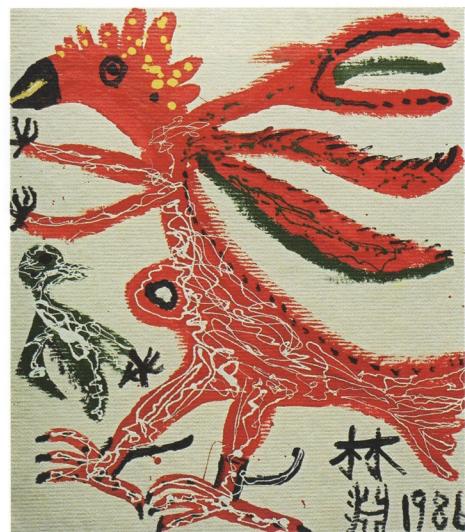
林淵的畫作，在藝壇上引起迴響，被許多收藏家所喜愛，於是就有人開始模仿林淵的畫作，在藝術市場上交易，有一年蘇富比拍賣公司(Sotheby's Taiwan Ltd)就曾經發生林淵的「假畫」風波，後來被他的家人給擋了下來。其實要鑑定林淵的真品或是膺品並不困難，因為林淵的作品都有他獨特的畫風特徵，這些都是他平常對任何事物體察入微，自己又身歷其境所養成的。



林淵習慣蹲著在地上畫畫。(圖片提供 | 牛耳藝術公園)



林淵 | 獅頭 | 1986 | 紙漿纖維板 · 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鄭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6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鄭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6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鄭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6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鄭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8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鄭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8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鄭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8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鄭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8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8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9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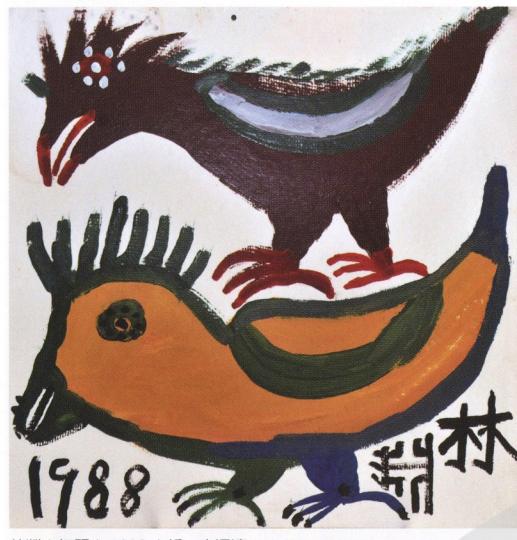
林淵 | 無題 | 1988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8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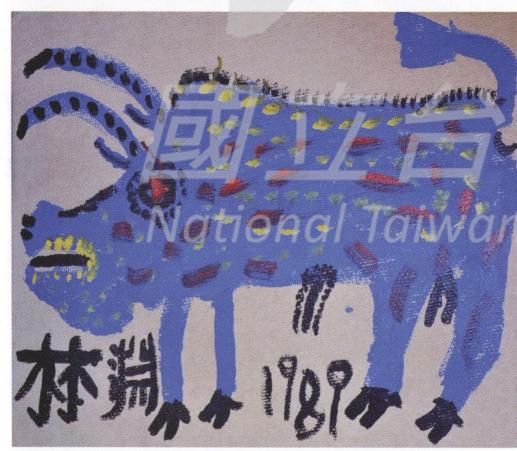
林淵 | 無題 | 1988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8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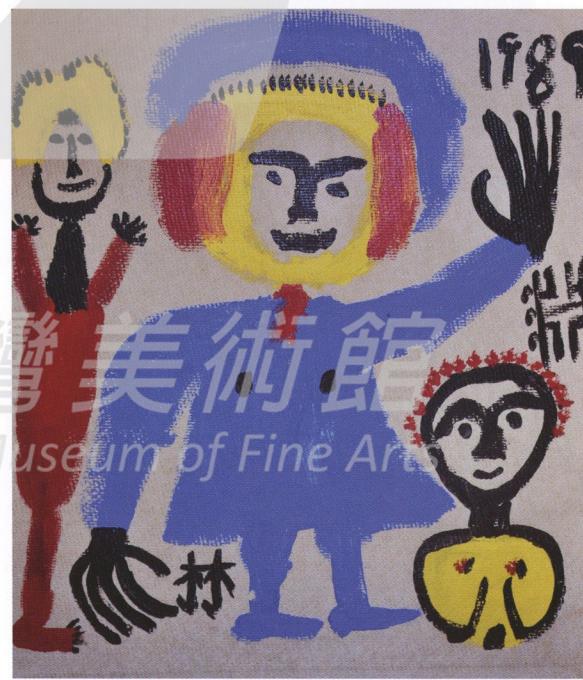
林淵 | 無題 | 1986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9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6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

林淵 | 無題 | 1989 | 紙・水泥漆 (圖片翻攝 | 鄧相揚)

林淵神祕的素人符號與 自創語彙

林淵在作品上的簽名或刻名，都將「林」姓寫成「林」？沒差別？他說「林」姓有「大林」和「小林」之別，一般的「林」姓是「大林」，沒有「曲腳」；他的祖先是「林」，屬於「小林」祖脈，又叫「曲(蹠)腳林」，意思是好命的林姓人家。

林淵的「淵」字，他有多種書寫方式，「淵」一種是「淵」字，屬於漢字的正統寫法，一種是「鼴」字，是林淵自創的寫法，筆劃相同，但「水」字旁移到右邊處，靈感來自刻印社的刻字方法，許多人看了他的簽字都會糾正他，林淵說他沒有寫錯，他笑著說：「你拿一面鏡子對著它就對了。」

林淵的繪畫作品，常常會寫上「3388」阿拉伯數字，許多人看不懂意思，林淵說：「繪圖的攏是三粒芭樂綁作夥—3388。」這是自嘲，怡然自得，也是嘲弄其他繪畫的人。



林淵的繪畫作品〔繪圖的攏是三粒芭樂綁作夥〕。(攝影 | 鄧相揚)



林淵在作品上所簽的「林」有「曲腳」的情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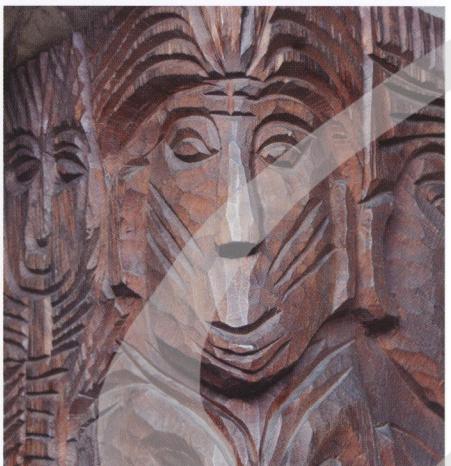
林淵在作品上的簽名或刻名：「大林、小林」。



林淵自創簽名或刻名：「鼴」。

林淵喜愛雕刻或繪畫漢人的宗教人物，他在一件作品上寫著「天下九4」，沒人能破解其意，在玩「大家樂」的年代，有人竟作明牌去簽押「94」，結果槓龜，紛紛指責林淵的不是，林淵說：『『天下九4』就是『天下救世』。』是神要來人間救世，因為「天下」兩字他會寫，「救世」兩字不會寫，就以「九4」取代。

林淵創作台灣原住民的題材時，會在人面的



林淵 | 王字番女 | 木雕



林淵 | 王字番男 | 木雕

額頭標上「王」字，他說：「台灣的『番仔』有『北番』和『南番』之別，『北番』的男女都有紋面，額頭就是刻有『王』字。」^⑧

「123388 九九八8」。林淵畫作中兩隻雞的對話，即「你說三三八八，久久三三八八」之意。

「大山天日」、「日天山大」，其意為「遠在天邊的太陽，從高山的那頭升起」。

「一二三天水」，其意不明。

而以下他所自創的語彙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



林淵畫作中兩隻雞的對話，即「你說三三八八，久久三三八八」之意。



林淵在作品中所標的「小人出日」，其意為「小人林淵出頭天」。

他的創作歷程與思想。

——無黨無派，自己思想。

——我每天工作，有工作呷吧歡喜。

——有刻有畫，大家欣賞。

——你講我憨人刻石頭，現在也有憨人來買石頭。

——頂看三下（底）看四，看別人想自己。

——名聲通四海，天才不好自己講。

——無毛鳥，閑想末作鳥王。

——我平時都在燒香，敬神不在一時。

——繪圖的攏是三粒芭樂綁作夥——三三八八。

——畫山畫水，畫神畫鬼，畫查某囝大腿。

——我是在學那個憨女婿，在玩石頭，

怎知影這叫雕刻。

——臨時的查某我不要，我要的是天長地久。

——一是三天，二是林淵。

——你讀冊郎敢像按呢作，

阮作田兄變個來看覓嘛。

——創東創西有夠趣味，吃到老他會變把戲。

——天下事無人有，看不完、懂不了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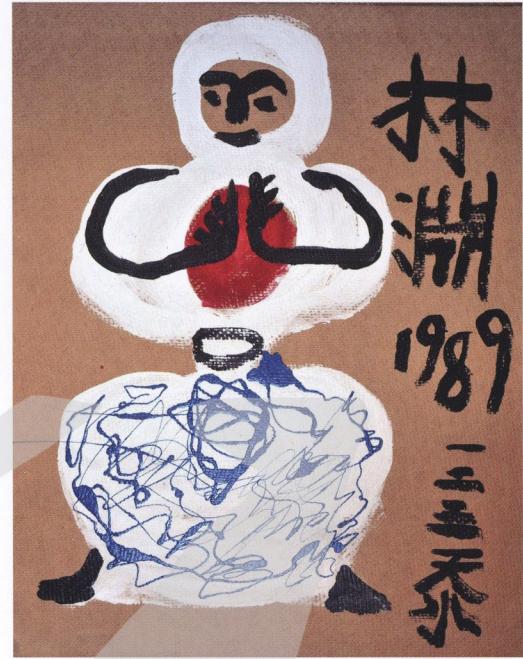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天下地理懂一半，要石頭才來看。

——一生最僥倖，煩惱吃和穿。

——查某想卡長。

——老彭祖吃八百二。

——台灣山豬勿驚虎。



林淵「一二三天水」，其意不明。



林淵「天大山」，意即「大山上面有天」。



1989年，師大教授鄭善禧在燭場窯畫瓷時，曾與林淵對案聊天，並以林淵粗拙風格寫一支瓶送他，並依其創作名言，「你讀冊郎敢像按呢作，阮作田兄變個來看覓嘛。」而對應題之「讀冊人多也按咧做，做田兄想法果沒錯。」但很可惜，這件作品於九二一地震中損毀了。鄭善禧是說閩南語的，所以他聊得很暢懷。（中為青年畫家陳士侯）（圖片提供 | 鄭善禧）